

野性的春天

康絲坦斯・歐班揚◎原著

梁愛理
張齡兒◎合譯

浪漫經典127



Sava
by Constance O'Banion

林白出版社



A decorative border featuring symmetrical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framing the title text.

野性的春天

Savage Spring

原著者：Constance U' Banyon

康絲坦斯・歐班揚

譯者：梁愛理

張齡兒



浪漫經典之 127

野性的春天

Savage Spring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86・1月

第二版1993・10月

原 著：Constance O'Banyon

譯 者：梁愛理 張齡兒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許立人

封面繪圖：施凱

校對：劉美玲 周貝桂 林春杏

發行人：林竺賢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 7765889-0 7754407

傳真：(02) 7712568

劃撥帳號：0014980-9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排版者：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F

定價：新台幣180元

初版：八十二年十月

國際書碼：ISBN 957-593-462-8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A decorative border featuring symmetrical floral and vine motifs, framing the title text.

野性的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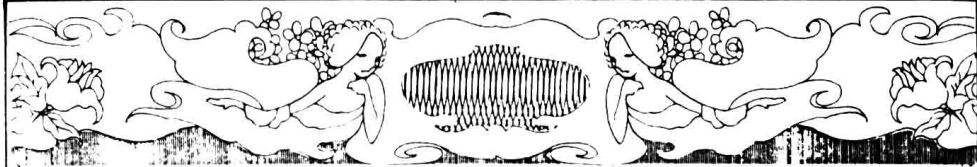
Savage Spring

原著者 ~~L. Constance~~ O'Banyon

~~康絲坦斯~~ • 歐班揚

譯 者：梁愛理
張齡兒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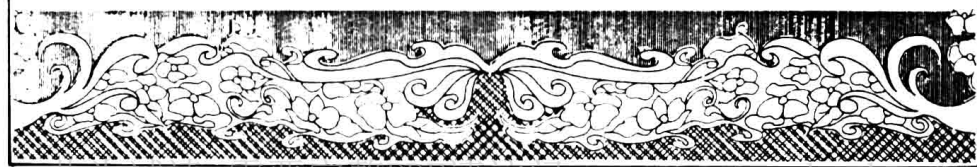


原著書名／ **Savage Spring**
by **Constance O'Banyon**



國際中文版授權©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1985, Constance O'Banyon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Zebra Book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3,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 Taiwan.





浪漫經典之 127

野性的春天

Savage Spring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86・1月

第二版1993・10月

原 著：Constance O'Banyon

譯 者：梁愛理 張齡兒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許立人

封面繪圖：施凱文

校對：劉美玲 周貝琪 林春杏

發行人：林竺霖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 7765889-0 / 75440

傳真：(02) 7712568

劃撥帳號：0014980-9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排版者：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F

定價：新台幣180元

初版：八十二年十月

國際書碼：ISBN 957-593-462-8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生命的季節

爲了逃避遭到陷害的殺人罪名，亞麗裝扮成一個少年，並且設法說服詹泰格帶她到費城去。但是身爲一個懷春的少女，她實在無法否認泰格在她胸中激起的慾望。他紫藍色的雙眸，使她忍不住融化在他懷中。他輕輕一吻，就把她吸引到他床上。她知道他絕不可能愛她，但是她情願用自己的純潔與無邪換得一夜無盡的狂歡。

甦醒的季節

詹泰格到黑足部落時，還是個少不更事的孩子。離開時，卻已是個大男人。這個印地安戰士心懷報復，來到白人世界尋找他的命運，但卻愛上了美麗的亞麗。她嬌嫩如花，活潑似野貓。泰格想要在這個野性的春天馴服她、佔有她、珍愛她。



一八四七年十月 費城

藍娣亞愉快地周旋於賓客之間，她所舉辦的精緻宴會已聞名於全費城，而她本人更是一位出色的女主人。

當包山姆在她身後輕輕拉她時，她迸出了一連串的笑聲。此人追求娣亞已有數週之久，今晚他的妻子並未與他相偕而來。他在她頸背上親吻了一下，令她不由得一顫，鑒於衆目睽睽，她拿扇子在她這位多情的客人肩上輕拍了一下。

「山姆，別人會怎麼想？」她壓低嗓音，展現她最迷人的笑靨。

「我們待會兒見。」他在她耳畔低語。

娣亞盈盈一笑，走向一羣正在交頭接耳的女士們。

「大家玩得還開心嗎？」她慇懃的招呼著，扮演稱職的女主人。她知道這些老女人巴不得看她摔在地上，當衆出醜。她們來參加她的宴會，無非是因為不干落人之後；而她容忍她們也只圖她們幫襯個場面。

「娣亞，親愛的，妳這件禮服真漂亮，妳得告訴我妳的裁縫是誰，我也好去照顧她的生意。」一位女客說道。

「我很樂意告訴妳她的名字，她住在巴黎。妳知道，每年春天我去巴黎的時候都要添點新衣服。」

那位女客嫉妒的眯起眼睛。「告訴我，親愛的，妳丈夫對妳這樣經常出國作何感想？我知道他是個病人，爲什麼我們從來沒見過他？」

「是的，幾年前可憐的霍華中風了，變成半身不遂，話都講不清楚，從此不再見客。」

「那妳得費心的照顧他了。我知道妳也掌管龐大的航運業務，這對一個女人來說一定很不簡單嘍？」

「也是不得已啊！韓太太，事情總要有人來做。妳知道雇個老實可靠的人有多麼不容易，要是凡事我不親自參與，他們會把我吃空的。」

「我知道這些事業並不是真正屬於妳或妳先生的。聽人家說一切都是屬於你們的遠房親戚，妳和妳丈夫只不過是幫忙照料罷了。」韓太太說道。

娣亞看見韓太太面露得意之色不由得恨得牙癢癢的，她的確擊中娣亞的要害。「人不該聽信謠言的，韓太太。」娣亞說完就悻悻地離開，所有的樂趣一下子全不見了，她只希望大家都趕快回家去。

當最後一個客人離開後，娣亞上樓，靜靜地推開她丈夫的臥室門。她躡手躡腳地走到床

前，卻發現他正瞪著掛在壁爐上方的畫像。她原本是想惹他惱怒才把詹家人的畫像掛在他房間裡，誰知他的目光總是緊盯著它不放，漸漸地變成是她在惱怒了。她隨著他的目光看去，知道他正在看詹喬安。

「你就是忘不了她啊？霍華。天天看著她卻知道絕對找不到她，心裡有什麼感覺？知道她寧願喜歡她的印地安情人也不喜歡你，又感覺如何？」

霍華面孔脹紅，娣亞覺得她可能逼他逼得過分了。畢竟，她必須讓霍華活著，只有透過他，她才能控制詹家的事業，要是他死了，她就沒指望了。想到人家是如何稱讚她為照顧殘廢丈夫的深情妻子，不禁暗暗覺得好笑。他們不知道她這後半輩子的希望都繫在霍華身上，也不知道夜晚時她的情人們會從後樓梯潛入她的臥室。她曉得偷情必須隱密，因為她不願涉及任何醜聞。

「你不要心情不好，霍華。我們一定會盡力照顧你的。」她傾身在他額上吻了一下；而他憤怒的眼神充分顯示出他的厭惡。

「可憐的霍華，你就那麼怨恨娶了我？難道我對你不好？難道我沒叫廚師準備你愛吃的？難道我沒允許把喬安的畫像掛在你房裡好讓你天天看她？」

霍華閉上眼，詛咒使他成為殘廢的該死疾病，他真希望他有力氣能擺脫娣亞。是的，他很感謝那幅畫像——它使他活著。他必須活著看到喬安和泰格回來對付娣亞。娣亞恨喬安和泰格——霍華知道她怕他們回到費城時，她必須面對他們。他曾經計劃從他們手中奪取詹家

的財產，但現在他只想見他們把它收回去。

娣亞爲他蓋好被子，走向畫像下燃著的燈，正欲將它吹熄，霍華卻發出反對的聲音。她聳聳肩走向房門。

「如果你想日夜都瞪著喬安，我也不會抱怨。畢竟，現在你生活中的樂趣實在有限。我不是照你的意思把喬安的房間原封不動的留在那裡嗎？當你要巴洛把你帶到那個該死的房間去的時候，我還不是裝著沒看見？」娣亞微笑著說道。「晚安，霍華，希望你有個好夢。」

娣亞走後，霍華的目光又回到喬安的畫像上，內心開始與畫像作交談。每天他都盼望著他們姊弟倆會回來索求屬於他們的產業。他知道他們遲早會回來的。

霍華想到過去他把喬安和泰格趕走的事，即使是在那個時候，他就已經被喬安的美麗所迷住了。要是他沒向他們作不合理的要求，也許他們不會走的。

追悔過去的錯誤又有何益處，他想著，更改變不了任何事情的。

藍霍華現在是個生病的老人，只有回憶伴著他。他的眼皮逐漸沈重，一陣冷意令他打了個寒噤。「趕快回來吧！泰格和喬安。」他喃喃低語。「在我死之前回家來，我才能夠對你們有所補償。」

老人進入不安寧的睡眠狀態中，夢裡他看見了畫像中的女孩。

娣亞回到她的臥室時，栽進椅子裡，頭往後仰地閉上了眼。基於某種理由她不再覺得宴

會有趣了，她開始對她的生活感到不滿足。爲什麼當她擁有她渴望的一切時，卻不快樂呢？她起身脫掉禮服，把它扔在床尾。她知道自己何以不快樂，因爲這一切並不真正屬於她——它屬於詹泰格和喬安。

坐在床沿上，她除去鞋襪，隨意往地板上一扔。有時候她內心所燃燒的對喬安和泰格的怨恨似乎才是她生活中真實的事情。娣亞微微一笑——不久她就能永遠擺脫喬安和泰格了。她已找出能將他們置於死地的辦法，現在只消等她派去的人報佳音了。

她躺在床上得意的笑著，當她不必再畏懼喬安和泰格時，她的生活將會變得多麼美好。聽到房門有聲響，娣亞坐了起來，只見包山姆走了進來。「山姆，你來做什麼？」她啐道。

「妳曉得我會來的。」他靠近她。

「你太太呢？」當他矗立在她面前，一雙眼睛盯著她的身體滴溜轉時，她問道。

「我太太不在，只有妳在這裡。」他的身體壓住她。

當山姆尋到她的唇時，娣亞閉上眼睛，她可以暫時在山姆懷中忘記喬安和泰格。

詹泰格坐在米爾克河旁，心不在焉地將石子丟向平滑的水面。這是個寒冷的十月清晨，巨大的冰塊漂浮在河中。抬起眼，他望向遠處白雪皚皚的山峰，看來就像一座堅固的堡壘。那些山脈似乎保護著黑足區部落使它不受外界的侵擾。

他的目光移向積雪深厚的茂密森林，輕輕讚嘆著，內心不禁爲這一片冬日美景所感動。然而，最近泰格的內心並不安寧，雖然他極力想不理會這種感覺，它卻日夜啃噬著他。泰格站起來，陽光照耀著他綁了一圈皮帶子的披肩金紅髮上，發出閃閃金光。他的皮膚曬成了深褐色，更襯托出覆在濃密睫毛下的紫藍色眼睛。他的面孔粗獷而英俊——微笑或皺眉時，頰上都會現出酒窩。合身的鹿皮上衣裏住他寬闊的胸膛，鹿皮長褲充分顯出他結實的長腿，鹿皮靴的帶子則綁在小腿上。

他回憶起童年生活，還有他和家人剛從英國移居費城時的美妙冒險歷程。他仍清晰地記得他母親死於肺病，而他父親被害死在奧勒崗的偏遠山區後，他和姊姊喬安被霍華姑丈收留時的那種無助感。藍霍華是個殘忍而冷酷的人，他那副嘴臉仍清楚地映在泰格腦中，使泰格常有重回費城面對這個奪去他繼承權的人的衝動。

泰格的父親詹儒仕，留給他們姊弟一筆相當大的財富。在費城有一座龐大的造船廠，還加上航行世界各地的貨運船隊。但是現在霍華姑丈控制著詹氏王國，泰格覺得他對此人的恨已成爲內心深處的痛苦。其實藍霍華並不算泰格真正的姑丈，雖然他曾娶梅莉姑姑，但她早已去世，所以他姑丈在法律上根本無權擁有詹家財產。他不知道自己何以不回費城向藍霍華討回屬於自己的東西。

他來到黑足部落已經九年了。當初他們姊弟所隨的篷車隊遭到印地安人的攻擊，黑足部落就成了他們的家。

喬安嫁給了黑足族的酋長「風中之鷹」，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如今已育有一子一女。她滿足於現狀，覺得與白人世界已毫無瓜葛了。

泰格想到他的妻子，也就是「風中之鷹」的美麗妹妹「晨歌」，即將臨盆。雖然他愛「晨歌」，但仍有某樣東西老在牽扯著他，把他拉回過去。他的內心深處燃燒著強烈的仇恨，仍渴望對他的霍華姑丈施以報復。他知道總有一天他必須面對藍霍華——他們之中的一個必會死去！

他的內心總是激烈地交戰著，無論他怎麼努力，過去都緊抓著他不放，使他無法獲致心靈的平靜。甚至於在他所愛的女人懷裡，他也擋不住在內心燃燒的復仇慾望。他知道他在對「晨歌」的忠貞與他欲更正過去錯誤的需要之間難以作最後的抉擇。

向下游地方遠眺，泰格看見一隻雄壯的鹿正低頭喝著冰冷的河水。他突然震懾於這片土地的美與安詳。他怎能離開這個他所愛的地方，而回到一個他不再屬於的世界？黑足部落就是他居住的地方，他在這裡找到了愛與某種程度的滿足。他望著抬起頭迎風而立的雄鹿，思緒不斷起伏著。不！他不要回費城……現在他生活的全部都在這裡，他娶了「晨歌」，在她隨時可能臨盆之際，他怎能離開她？就讓藍霍華佔有詹氏王國——泰格懷疑這會帶給那人任何快樂。

他看著雄鹿躍上土丘，覺得與牠有一種親密的感覺。他也是這片土地的一部分，白人世界與他已無任何關聯。在黑足部落的土地上，他發現了許多人終其一生都在搜尋卻沒有找到

東西。他擁有愛和寧靜——除了當他想到霍華姑丈時。

聽到身後傳來腳步聲，泰格不禁露出微笑。他所接受的印地安人訓練使他可以憑足音而識人，現在他知道來人必是他的妻子「晨歌」。

「什麼事就攔妳了，吾愛？我一直在等妳。」他說著轉身張開雙臂。

當他凝視「晨歌」那雙烏黑的眼睛時，不禁深吸了一口氣。他從未見過一個女孩似她這般的溫柔美麗，幾乎有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氣質。她的烏黑長髮結成鬆散的髮辮垂在背後，面容柔和細緻，眼中蘊涵無限情意。身高僅及他的肩膀，但是背脊卻隨時保持著挺直。

她投入他的懷裡，笑逐顏開地說：「我愛你，我的丈夫。」

「永遠愛我，『晨歌』。」他緊緊擁住她，低沈地說。「絕不要停止愛我！」

她伸手捧住他英俊的面孔。有時候「晨歌」仍難以相信這個金紅髮之神愛她，而她是他的妻子。「哦，泰格，我愛你遠超過自己的生命。除非我死去，我是不會停止愛你的。」

他露出溫馨的笑容。「為什麼妳從來不叫我的印地安名字？」他吻著她的面頰問道。

她撫弄他的金紅髮。「對部落裡其他的人來說，你是『夜鷹』——但是對我，你永遠是我的泰格。」

他開心地笑著把她放回地上。「妳和喬安總是會提醒我要守本分，不可忘了自己是誰，是吧？」

「晨歌」淘氣地一笑。「只要你永遠在我身邊。」